

追忆先父李燮和

李兴潇
李兴藻

2004年5月长沙

先父李燮和像



先母林亚华像





外祖父林那能像



外祖母邓鸿兰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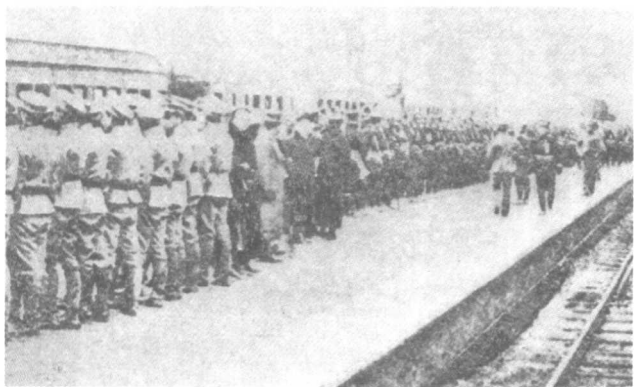
先叔李云龙像



本文作者李兴潇(右一)与其妻(右二)谭西池，李兴藻(左一)与其妻(左二)梁克融



光復紀念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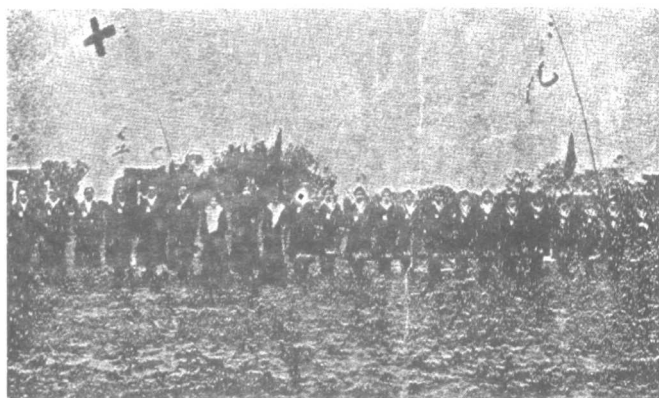


會攻南京的光復軍由上海車站出發



光復北伐隊出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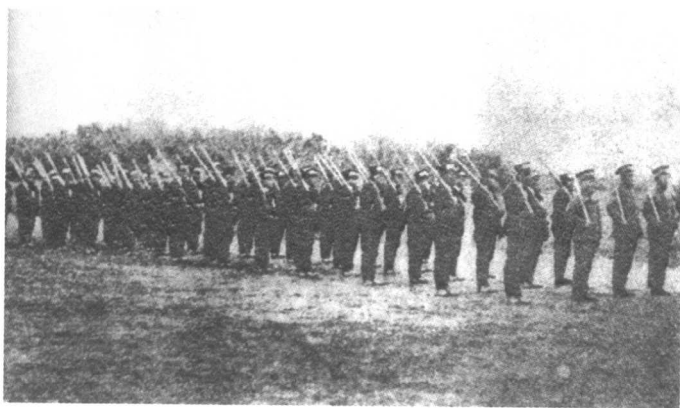
光复军进入南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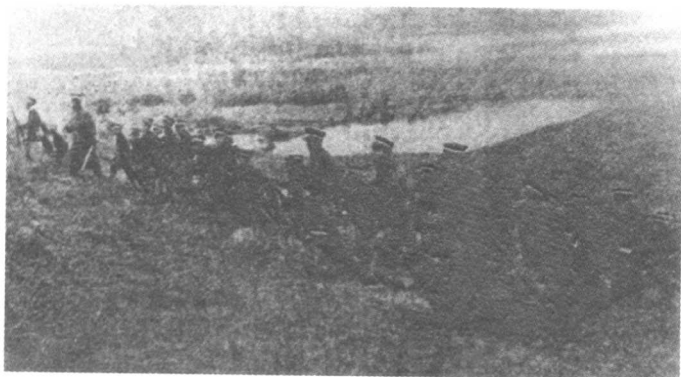
光复军中的女子救护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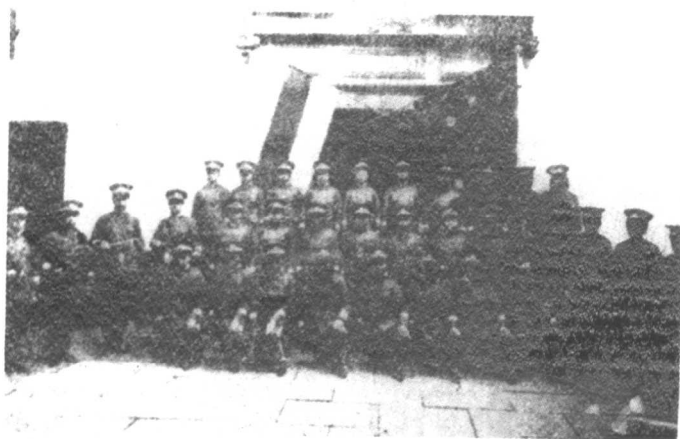
会攻南京的光复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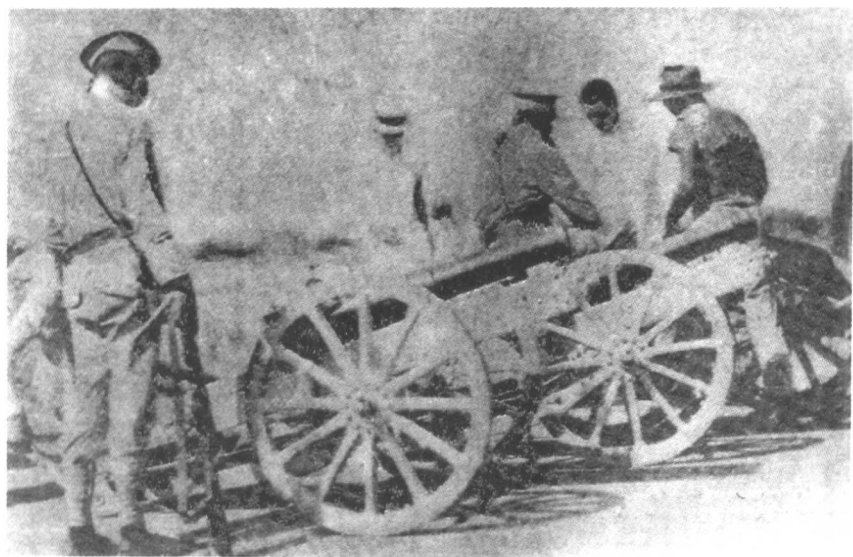
会攻南京的吴淞光复军



会攻南京的沪军先锋队



光复军女子北伐队



上海光复军用野战炮轰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



先父李燮和指挥作战，攻占的江南制造总局（前门）



先父李燮和在上海闸北招募敢死队员，中国体操学校和龙门师范学校大批学生踊跃参军



国立师范学院于1938年12月1日在湖南蓝田光明山“李国”前举行第一次开学仪式

七年

前 言

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。在这次革命中，涌现出大量革命风云人物。他们通过长期无私无畏、英勇艰苦的斗争，终于“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”，取得我国民主革命的巨大胜利。

在辛亥革命中，先父李燮和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。然而，长久以来，他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。如所周知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完全被纳入国民党史的范畴。他们认为：尽管国民党的党名几经改换，但实际上国民党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正统。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，在辛亥革命中，同盟会就是惟一的领导团体；因此辛亥革命史就应当着重研究同盟会的革命历史，研究它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。按照这个说法，当时的华兴会、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不仅要被排除在辛亥革命之外，而且也因其非正统而受到不公平的轻蔑和诋毁。先父早年参加过华兴会、光复会和同盟会，而且是这几个组织的主要成员。但由于先父与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章太炎、陶成章情谊深厚，意气相投，政见一致，特别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合而复分以后，先父一

直是参加光复会的革命活动与领导工作，因此也被视为不属正统，打入另册。几十年间，先父东奔西走，南征北战，为辛亥革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但在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中，对此不闻不问，不置一词，若无其事；偶有涉及，亦面目全非，极不公允。如上海起义（1911年）前夕，同盟、光复两会共同协商，因沪淞两地军警人员大都是湖南人，而先父是湖南人，便于策反，因此共同推定先父主持起义工作。又因先父在南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鼓吹革命，颇得华侨之敬仰和爱戴，威信卓著，便于号召，因此，又约定在起义成功后，由先父出任沪军都督。但在协商过程中，先父原本不同意在上海设立沪军都督府，而主张把主要精力用于招募大批军队，准备北伐。但同年11月3日下午陈其美却企图抢头功，不与先父联系，就贸然率领敢死队会同商团，进攻制造局，结果民兵不敌，陈其美及民兵数名被俘，商团退走。先父闻讯大惊，立即率领敢死队及诸营去高昌庙救援，一举占领制造局，救出陈其美，诸军推先父为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。上海全境光复后，陈其美趁先父稍事休整时间，又私自召开会议，自封为上海都督。诸营官兵闻而不平，群情汹汹。先父则鉴于武昌起义不久，上海刚刚光复，全国形势尚未稳定，如果兄弟阋墙，不但令人耻笑，更将贻误大局，故力主忍让，他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全体军警官

兵,并力劝陈其美拨出部分军饷,安定军心,一场轩然大波,才得以平息,从而维护了上海光复的成果。而在一些辛亥革命史上的著作中,往往都讳言这段历史。反而颠倒是非,竟说先父争当上海都督。而对陈其美却是百般美化歌颂,对先父则尽力歪曲贬抑。又如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,先父坚决抵制,袁便派人将先父长期软禁家中,使他失去自由。以后袁筹组“筹安会”鼓吹复辟帝制,却又私自将先父列为发起人之一,公诸报端,制造假象。这本来是袁欺世盗名的一贯伎俩。先父事前毫不知情,事后又无法辩白,因此完全是无辜地被袁世凯绑上了贼船。但在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中,却把矛头对准先父,无端恶毒攻击,甚至捏造事实,肆意诽谤,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。试问:在这种辛亥革命史的影响下,是非颠倒,以讹传讹,人们怎么能对先父的一生会有正确的了解与认识,史学界又怎么能对先父的历史重视和作出公正的评价呢?

2001年是辛亥革命的九十周年,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民主革命,也为了缅怀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先烈和亲人,我们撰写了《先父李燮和的一生》一文。文中我们实事求是的回顾了先父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,并论及辛亥革命时期各革命团体内部的关系,华东地区的革命格局,上海、南京光复的经过和民国时期的南北议和谈判以及“筹安会”等各

方面的问题,作了比较全面的完整的追述。现在我们又将此文作了补充,改题为《追忆先父李燮和》,以示区别。敬请审阅,并请不吝批评指正。

我们以为,事实终归事实。近些年来,许多亲身经历之前辈及史学家们陆续撰文或著书,以其以历及翔实的史料,阐述了这段历史,为以事实说话,本书在附录中选登了部分文章,它们是杨镇毅遗稿《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》、杨镇毅述、杨福祥记《光复会和光复军》、沈渭滨撰《辛亥上海光复的李燮和与陈其美》、张学继撰《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的是与非》,供读者参考和研究。

为出版本书,湖南人民出版社廖铁先生多方搜集图片资料、设计封面,使其顺利付梓,在此一并致谢。

李兴潇 李兴藻

来示请寄: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长春巷9号李兴藻收
邮 编:410008 电话:0731-4314750

追忆先父李燮和

李兴潇 李兴藻

(一)

先父李燮和，字柱中，号代均，1873年11月16日（清同治十二年九月廿七日）出生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光明山（今属湖南省涟源市）一个茶商家庭。

早年，他和先叔李云龙在家乡从师读书，接受传统教育。他自幼聪慧，为人正直，好学深思。老师为他讲解《论语》“夷狄之有君”一节时，引用当今皇帝作比喻，他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夷狄人来统治我中国？”弱冠后，读王船山遗书，更慨然有亡国之痛。有为言革命者，虽心醉其说，究竟未知要领，读书依然如故。因为受过儒学的熏陶，他思想上仍然向往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。

1898年夏，先父与先叔同赴省垣应童子试。此时，维新运动正在全国兴起，湖南得风气之先，更是盛极一时。先父在长沙所见所闻，心情振奋，耳目为之一新。然而，就在两人考取秀才不久，清廷发动戊戌政变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，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，使他极为痛心。这年冬天，他决定独留长沙，投入刘凤苞太史门下以求深造。刘太史名声很大，但墨守陈规，敌视新学，先父在其后一年多的学习中，学问上进展很少，思想上格格不入，不免大失所望。1900年春，他写信要先叔重来长沙，共同求学于求实书院。

当时，求实书院是湖南的一所高等学府，戊戌政变后由原时务学堂改办而成。在清廷的干预下，学校的人事和课程等方面有所更易，但求新求实的宗旨与学风基本未变。先父在校学习三年，研习经史，兼学社会、自然科学及日语。不仅知识领域大为扩展，民族意识与民主思想更加深入脑海。特别他在校学习三年期间里，国内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：一是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；二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；三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和《辛丑和约》的签订。这一系列事件的发

生，使他更深深地认识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。从而促使他更坚定地要投身到反清爱国的革命斗争去。

在长沙期间，先父又结识了黄兴、蔡锷、刘揆一、禹之谟、谭人凤等革命党人，经常和他们交往。

1903年，先父与先叔在求实书院修业期满。先叔考取官费东渡留学日本，进陆军士官学校。先父应聘去宝庆中学堂担任教习。在平日教学中，他既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，更注意向学生灌输反清民主革命思想。在这期间，他与当地会党和革命人士保持联系，进行革命活动。1904年夏，他在宝庆创立黄汉会。“黄者黄帝，汉者汉人；欲以此苏国魂而振汉声，祖黄帝而耀先烈”。寓意反清革命。黄汉会初立时，仅有先父、先叔（成立时，他虽未出席，但他原先早已决定愿意参加这个反清革命组织）和陈天华、姚宏业、陈方度等6人；由于得到各地会党的支持，组织发展迅速，成员遍及三湘，赣西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地。同年8月，先父应黄兴之邀，参加华兴会，并共同策划甲辰长沙起义工作。他原计划届时与谭人凤、李洞天、唐镜三等人在宝庆发

难，作为响应，旋因长沙起义过早失败而不果。

1905年2月，湘中形势有些变化，先父应党人刘纲领之约，与唐镜三等人进入隆回，再次发难，不料事机失密，为清军所乘，义军死者百余人，刘氏夫妇俱战死。先父幸免于难。但在湘中已难立足，遂应聘去酃县中学堂任教习，借教书为掩护，与当地会党联系，发展黄汉会组织。但酃县僻处湘东一隅，交通通信极不方便；时日稍久，先父与外界几乎完全失去联系。1906年上半年湘中风波暂告平息。先父应党人要求重返长沙；在驻省安化中学堂担任教习，并主持黄汉会各项工作。6月，他正准备率领黄汉会党人在长沙发动一次武装起义，不意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侦悉，密令张鹤龄捉捕。时张为游学预备科监督，新化罗仪陆副之。张思想开明，罗与先父有旧谊，二人有意维护，先父得以先期赴避上海。他在沪遇见浙人陶成章，相与谈天下国事，十分投契，并经陶介绍参加光复会。由于此时清廷侦骑四出，上海不能久留，为安全计，先父便东渡日本，暂入东京警官学校学习。其后，他在东京曾多次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晤谈，并由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。从此先父也成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

重要骨干。

先父去日本后，国内黄汉会党人仍在进行各项革命活动。1906年冬，他们联络党人和会党在湘、赣间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^①。初时声势浩大，朝野震惊，清廷急令湘、赣、鄂、苏四省派兵围攻，先父与一些留日党人纷纷回国，准备参加起义的战斗。但此时湘、赣间的起义军在清军重重包围下，弹尽粮绝，已经完全失败。先父极为悲痛，产生一种与虏拼命的想法；他深夜潜入南京城内，企图刺杀两江总督端方，因戒备甚严，未能得手，乃间道走回上海。而端方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皆悬巨赏欲得先父，清吏追捕益急，先父便出走香港，欲会晤黄兴共商对策，适黄兴已去东京，先父在港羁留两月，不及会晤，因此接受留港办报党人冯自由的建议，暂去南洋，徐图再举。

(二)

1907年春，先父开始有南洋之行。他在新加坡、缅甸和爪哇等地作短期考察。其间，曾一度在爪哇三宝瓏中华学校任教。后经过再三考